



访楼宇烈先生

□ 严文科

去拜访。应是我作《中国品格》的缘故,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同道和学生,84岁高龄之人,思路清晰,用典精妙,才思如江河汹涌不绝。

随后,我记录下了此次专程拜访的场景:

一个半小时倏忽而过,与先生聊“中国的品格”及“中国品格”的传承与弘扬,有如浴春风之欢喜。先生神思于古今中外,情系品格传承,所论之处,随心所欲但皆见人文精神、教化之心。楼宇先生写的《中国的品格》是从学术角度对传统文化的厘清和总结,我主编的《中国品格》是用传统文化的育人精髓对未来公民品格的重建与塑造,角度不同、目标读者不同、内容不同,但都肯定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即中国品格,并以其传承为己任!楼宇先生殷切寄语,反复讲任重道远,但一定要讲、要行,要通过孩子带家长,家长带孩子,老师带学生,学生带家长,家长带社会,“使民行之而不觉”!

先生特为《中国品格》题写了寄语:“弘扬人文精神,铸就中国品格”。

2018年底,我带着《中国品格》贸然

当时,我们是在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屋”中见到了楼宇先生。房间里到处是书,墙上的书架早已放满,靠着墙角高高地堆在地面上,仅有一张小沙发供客人可坐,楼宇先生自己坐在一张圈椅上,面色红润,思路如以往一样清晰。

徐兆寿专门为楼宇先生写了一幅字:泓涵星斗,并向楼宇先生恭送了他的著作《天地生君子》。

“君子”也是楼宇先生一直厚植和呼唤的中国人的模样。他熟知《周易》《尚书》《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中君子的出处及出现频率。清华大学有一个活动叫“君子的节日”,在讲座中,楼宇先生把自己心中的君子通过一场场的演讲传递到无数学子的心中,到2022年的时候,这些演讲集成了《做中国人》一书。书中,楼宇先生从不同的角度透彻剖析“君子”后,坚定地指出:君子至高至善,人应该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即是做真正的中国人!

我也恭敬地给楼宇先生送上新书《给中学生的思政课——中国品格》,这是他

套书的顾问之一。

楼宇先生亦赠我手书《三不训》,鼓励我“不苟为,贵担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自己努力,“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

君子之风,成人达己,君子之道,修己度人。

三

受楼宇先生的启发,徐兆寿老师将中国经典里彰显美德的句子书写了出来,有150幅,并举办展览。徐老师表示,主要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将中国人做人的经典智慧,呈现给年轻人。

正好徐老师也约我参与,为此,我特意用简体字按现代汉语的书写形式写了一个横幅作品——“铸中国品格 做中国人”,还用繁体字按古代汉语形式写了一个斗方作品,内容仍是:“铸中国品格 做中国人”。

在作品上,我将姓名署于末位,于其前谨留两处空白,最前面敬候楼宇先生,中间留给徐老师。此举寓意“老中青”三代同心,愿以笔墨共倡;铸中国品格,做中国人!

京城九月,天高云淡。我和徐兆寿老师前往西山龙潭路拜访国学泰斗楼宇烈先生。

楼宇烈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精通儒释道诸学,所著《中国的品格》已翻译成英、韩、日、俄等数十种文字为国内外所熟知。耄耋之年,尤萦怀于中国文化传承,后学把他曾在清华大学君子讲堂多年的演讲整理结集出版,请他赐名,他轻声说:《做中国人》!

他说,中国的品格,是以“中”和“和”为核心的儒、释、道思想动态的平衡。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孝,是诚敬,是仁智勇,是礼义廉耻。中国人内心有三“jing”:敬他、安静、干净。

2017年,我主编的《中国品格·中小学生读本》系列图书面世后,有师友说你既然作《中国品格》,就一定要读一下楼宇烈先生的《中国的品格》,这才与楼宇先生结缘。

2018年底,我带着《中国品格》贸然

敦煌的秋天(外一首)

□ 苗菁

鸣沙山的月亮
和秋风一起,照拂着我
爬上不远千里的鸣沙山
沙子鸣响,奏出独有的乐曲
天空低处,是神秘的敦煌
一轮水汪汪的月亮
照临鸣沙山
赤脚踩进柔软的沙子中
寒凉
被金黄色的沙子温暖
九月寂静的夜晚
薄凉的清辉
越过高耸的沙脊抚慰我
在丹霞

阳光洒在甘州的丹霞
一幅秋天七彩的调色板
纵情涂抹在砂峰
视野里,远处伞状的山峦
似要把秋色尽收
晚些时候,朔风会粗暴地碾过细沙
但它摧不垮壮美的丹霞
在丹霞,我将柔韧的自己
想象成一只修炼的骆驼
奔跑的四蹄也会在落日里停歇
只有你,才是永恒的光芒

秋风过车拉草原(外一首)

□ 乔文杰

像一双手,轻轻翻动
药田里的土层
药农弯腰的身影
在黄芪与当归之间
与秋阳一起,晒着岁月
牧人的长调
被风吹向远处的山梁
牛羊的蹄印 在草甸上
写下无声的诗行
最怕暮色漫上来时
那缕炊烟,会突然
缠住我的衣角
——像小时候,阿妈唤我回家
声音里,裹着酥油茶的暖
而此刻,秋风继续吹
吹过药田,吹过牧场
把草原的秋天 吹成一首
缓缓流淌的歌

深爱的故乡

宕昌,我深爱的故乡
在岁月织就的锦缎上熠熠生辉
如一首悠扬的歌谣
在游子心头轻轻荡漾
车拉草原承载过少年的足迹
官鹅沟的山水绘就梦中画卷
大河坝的溪流讲述着古老故事
八力草原的风吹散了青春迷茫
故乡啊,你用四季轮回
换来我心中永不凋零的风景
街巷里的烟火气
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
宕昌,我永远的乡愁



百花

第3353期

风景写生

〔油画〕

路鹏作

曲溪秋行记

□ 邓书俊

“小陇山间任去留,游人都在画中游。”深秋时节,我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曲溪之旅。

清晨自城区出发时,天空阴云低垂,空气湿润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在这般天气里前往以“九曲十八湾”闻名的曲溪,心中不免嘀咕:莫非已错过了最好的时节?

然而,当车辆驶过麦积山,驰入小陇山观音林场的刹那,天光骤然敞亮——阴云已悄然收去,天空蓝得像块澄澈的宝石,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芬,深吸一口,沁人心脾。阳光泼洒在莽莽林海间,漫山枝叶尽染,红的似火、黄的如金、绿的像翡翠,层层叠叠交织成一片斑斓锦绣,“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妙,此刻淋漓尽展现在眼前。山坡上,松林挺拔,枝叶葳蕤。“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未抵曲溪核心景区,我的心却早已被这秋日盛景醉透了。

曲溪其名,便藏着最本真的模样。曲溪水与冷水河在鱼娃娃口交汇相拥,合流成一条大河,自东北向西南蜿蜒而下。这段河道仿佛由大自然精心勾勒而成,千年流水不断冲刷岩石,琢出“曲

石上,将双足浸入清凉湖水,惬意得教人不愿离去。或许是“藏在深山人未识”,此处游人稀少,唯见几个年轻人在独木桥上嬉笑。湖之对岸,则是一片清幽松林。想那清风拂过的夜晚,卧看山巅明月如玉盘,聆听溪水潺潺、松涛阵阵,梦里必将尽是大自然的气息。

离开琵琶湖,我们信步走入附近的一户农家小院。只见院内长板上晒满山蘑菇,淡淡清香弥漫庭院。“这些都卖给游客,大家很喜欢。”话音未落,一位中年妇女提着半篮鲜蘑菇笑吟而来,正是女主人家。问起采蘑菇辛劳,她笑言:“林子密、藤条多,有的地方得趴到树底下才找得见。”曲溪实为天然植物园,杜鹃、玉兰、芍药、甘肃琼花等花卉随处可见,党参、丹参等中药材亦藏身林间;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梅花鹿、羚羊、金钱豹、大鲵等数十种珍稀动物在此安居。

我们每人买了几斤山蘑,热情的女主人又塞来一捧野果——红彤彤的,大小如樱桃,入口绵甜多汁,人称“野樱桃”。她说山中野果繁多,许多连名字都叫不上。返程途中,我已被曲溪的秋色醉得心头满是欢喜。

晨光初露时,青稞地村像不经意撒落在祁连山北麓的一把碎金。薄雾从山坳里渗出,缠绕着土夯的院墙,将整个村落浸润在乳白色的静谧中。远处雪峰顶的云杉林还蜷缩在靛青色的阴影里,针叶上凝结的冰晶正随着温度升高簌簌坠落;而近处的山坳已泛起层层麦浪,那是青稞成熟的信号,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茎秆,在秋风里轻声低语,仿佛大地正用古老的语言诵读丰收的诗篇。偶尔有早起的农妇弯腰查看穗粒,她们用拇指指甲轻掐麦粒检验硬度时,惊起的露珠,落在她们被高原阳光镀成蜜色的手背上。

土路两旁的沙枣树最先感知到季节的馈赠,串串沙枣开始泛出诱人的红色,皴裂的树皮缝隙里还残留着昨夜霜花的几何图案。牧羊人的鞭声惊起一群斑头雁,它们掠过青稞垛时,翅膀扇动的气流里带着青稞酒发酵的微醺气息,惊动了垛下打盹的牧羊犬。牧羊犬突然竖起耳朵,原来三个孩童正追逐一只蝴蝶,他们光脚踩过泛黄的草甸时,脚底沾着的羊胡子碎叶在身后留下一串清香。

最动人的是午后光景。阳光像融化的酥油,缓缓流淌过土墙,把晒谷场上的青稞粒照得透亮。孩子们穿过晾满野蘑菇的竹筛,有个男孩的口袋里漏出几粒偷藏的青稞,引得麻雀在他身后蹦跳着捡拾。晒架旁,两个少女正用木耙翻动青稞,其中个子高的那个突然从谷堆里拎出一串用草茎串起的山果子,引得同伴银镯叮咚地去抢。金黄的谷粒从她们指缝漏下时,腕间的银镯便与远处的溪水声应和成趣,惊飞了溪石上饮水的角百灵。这方天地仿佛连时光都变得黏稠而缓慢,只有晒架投下的影子在悄悄测量白昼的长度。

当暮色开始舔舐山脊,青稞地村便成了星火与炊烟共舞的剧场。土灶膛里噼啪作响的干牛粪火光,将老阿妈眼角的皱纹映照得如同村外蜿蜒的溪流,她往火塘添柏枝的动作让墙上剪纸般的剪影忽然生动起来。她揭开锅盖的瞬间,糌粑的醇香混着曲拉的酸醇,在穷土屋子里织就一张温暖的网,这是祁连山下最朴素的秋夜,用青稞的馈赠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生存智慧。

热闹的村里,老人们用木勺舀起新酿的青稞酒。有个偷舔青稞酒的男孩,鼻尖还沾着曲粉就被同伴推入跳舞的人群,他踉跄的脚步惊散了正在分食青稞粒的麻雀。当歌声掠过晒场边成排的铜奶桶时,桶壁残留的奶皮仿佛正随着声波微微震颤……

子夜时分,牧归的羊群铃声渐远,整座村落沉入青稞酒般的微醺。只有打谷场上的石磨似乎还在吱呀转动,将最后几粒青稞碾成细雪,为明天的朝阳铺就一条香酥的小径。

父亲的架子车

□ 杨君杰

回到老家,看见老院旮旯里的那辆年岁已久的架子车,已然锈迹斑斑。

自我记事时,它就伴随在父亲身边。平日里,父亲用它拉土垫牛圈,或是去山上、洞河边,割下满满一架子车青草拉回来喂牛,而后又往地里拉上一架子车牛粪,去地里配肥料。骄阳似火的夏日,割下麦子后,父亲在架子车上把麦捆码得平整而有层次,摆得满满当当。从地里往回拉时,几乎看不见架子车和他的人,只看见一座小小的麦垛在路上缓缓移动。

秋日里,金黄色的玉米笑逐颜开,收获的季节到了。此时,父亲的架子车上,拉的是丰收的喜悦,也拉着父亲久违的笑容。而那辆架子车,跟着父亲,在田间地头跑得欢实。

冬天,家里没柴火烧了。父亲凌晨三四点便动身去往六七十里路的山里拾柴。父亲拉着他心爱的架子车,去山里割蒿子、捡拾树林里干裂掉落的梢条,打成捆。半山上,父亲弓下身躯,把一大捆柴背在身上,一步步在陡峭的山路上挪动着脚步。等七八捆大柴捆架满了车,父亲将柴捆与架子车紧紧捆绑在一起,双手撑起架子车沿,把拉绳勒在肩上,从山里,一步一步,再走六七十里的路程,返回家。父亲瘦弱的身躯被满满一车柴火压着,他气喘吁吁,汗珠子不时跌落在盘山路上……

年关来临时,父亲又重操旧业——父亲小时候跟我爷爷一起,拉着架子车,去长武县的亭口一带,拉柿子回到灵台县上。母亲回道:“不要胡说,昨儿个还拉麦着来,人好好的,咋胡说哩。”等她接了一杯水回来后,父亲再也叫不醒了。

送葬那日,那辆相伴了父亲一生的架子车,最后一次拉着父亲走向另一个世界。父亲太累了,架子车也累了。

好多年过去,农耕条件逐渐改善,几乎都是机耕机种,架子车彻底用不上了。可家里人谁也舍不得处理它,就让它静静待在老院,仿佛父亲陪伴在我们身边。

大山下的青稞地

□ 王明凯